責任編輯：李 淼

善解人意

舒 非

有一件事，困擾了我多時。某天早上，「叮」一聲，豁然想通。我說的想通，不是「看開看透」之類，我說的想通，是懂得事情的來龍去脈，明白了。弄明白了，也就理解了，不再因想不通而困惑。

其實，他爲何這樣做，她爲什麼有那樣的舉動，甚至他們怎麼會那樣說，大部分都是有理由的、可解的，帶有目的性的。很隨意，無目的的行爲不是沒有，而是比較少。我們常常覺得不可理喻，是因爲我們不懂對方心思，不知對方目的，我們就感到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世間萬物都有它的規律，即使是宇宙太空，每個星球自有其運行軌道，有顆星球稍稍偏離一點點，不是沒有原因，原因是它旁邊有顆很小的星星吸引它，干擾它的運行。

遇到想不明白的事，我也不強求馬上知道答案，而是慢慢琢磨，像做一道「應用題」，有一天解開了，會很高興，有滿足感。當然也有解錯了的時候，不過也沒什麼要緊，錯了糾正就是。

人都有很多面。施叔青說是揉皺了的紙團，我比較愛美，說是像鑽石一樣多折射面。與人接觸交往，明瞭其心思，知道對方的目的，其實並無壞處。只要不帶成見，明白比胡裡胡塗要來得好。古人說的「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也是這意思。了解了別人，看清了別人，有時候也折射看到自己，好比一面鏡子。

采蘋

戒慎恐懼

雲家洛

笑語風雲

中六合彩時不應太過高興，試想想，一年過來，多少人中六合彩？或許可以這樣想，中六合彩頭獎的機率，與車禍而死的機率相若，每次碰上絕佳運氣，也可以說是與死神擦身而過。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每天在現實世界上演。

陳水扁從「台灣之子」變作「台灣之恥」，從呼風喚雨的「總統」變作投訴監房太潮濕的階下囚；馬英九在萬民簇擁下登場，口號本來是「馬上，馬上好」，怎料馬上遇到金融海嘯，然後一場颱風，人仰馬翻，神話破滅。他上任一刻，已把「戒慎恐懼」掛在口邊，也難逃命運的捉弄。

小小區議員，二十年社區工作，夢想是踏進立法會議事大堂，當其「尊貴」議員。等了二十年，前輩退場，一輪黨派之爭，再經選舉洗禮，好不容易才「晉升」議會，卻才一年，就因爲對下屬「有好感」，風波變旋渦，四面楚歌。自以爲飛上枝頭，稍一不慎，恨錯難返。

職場上，福禍相依更是常態，有人爲升職沾沾自喜，卻原來變成馬前卒，又或是立刻露出馬腳，能力未逮，無所遁形；有人被裁員，離開舊公司，才發現天大地大，踏出新路。

每個人都有同等分量的好運與惡運，有能力的人能抓着好運，有智慧的人懂得避開惡運、懂得把惡運變成好運，囂張浮躁的人則擅長把好運變成惡運，上天是公平的。

秋聲

李若梅

呼之欲出

記得是中秋節前幾天吧，那天早上醒來，還未睜眼，窗外的市聲像往常那樣率先喚醒我沉睡了一宵的神志。可是，這個早上的市聲，感覺着有點不一樣，心想，也不過同樣的車水馬龍，同樣的步履匆匆而已，有什麼分別呢？可我明明感受到存在着差別。

在腦海中搜索着搜索着，忽然一種久違了九個月的記憶蹦了出來——啊！這不就是秋聲嗎？

本來，城市有異於鄉郊，四季的變換很難從萬籟中分辨得出，秋聲似乎只屬於野外——那秋風吹落枯葉的聲音，那腳步踩在厚厚的落葉上的聲音，那秋蟲鳴叫的聲音……，可是城市人觸覺若夠敏銳，也還是能感覺得到秋天的聲音的。市聲因何會隨季節的改變而改變呢？猜想是因爲氣塵改變，空氣的密度不同，聲音的迴盪頻率也有差異之故。

天人果然合一，身體眞能感覺得到季節的即使很細微的變化。起床後，往窗外看去，發覺陽光照射的角度和力度當眞顯着秋意，是那樣懶懶的，不再跋扈，不再氣燄，雖然仍是攝氏三十度的高溫，空氣卻變得較乾爽了。秋天果然到了。

奇跡餘波

王 渝

紐約拾懷

今年一月十五日，機長蘇倫伯克駕駛客機，從紐約勒瓜地亞機場直飛北卡夏洛特機場，因爲大雁（Canada Geese）撞擊，兩個引擎都損壞，被迫降落哈德遜河，機上一百五十五名乘客，全體安然無恙獲救。這事件轟動一時，被稱爲哈德遜河的奇跡。

十月一日機長蘇倫伯克再度完成這同一航程的飛行。這次飛行意義重大。上次迫降，雖然被稱奇跡，畢竟是個事故。這次再飛，肯定了他優秀機長的職稱，還讓他披上光彩，去從事今後的飛行教學工作。此舉備受讚揚，還有許多粉絲請他簽名留念。

美國對待這類事情的作爲非常可愛。多年前，一次球賽請了一個女孩子開賽前唱國歌，或許因爲緊張，唱到某處忘詞，於是觀衆幫她一起唱，唱完大家興高采烈。最可愛的是，第二年球賽又請了這個女孩來唱國歌。這是對人珍愛尊重的最佳表現。錯失不會給這個女孩內心留下挫傷，而是獲得了滿懷溫馨的鼓勵。

哈德遜河奇跡，人事美滿，可是大雁遭難。專家紛紛指出這種平均體重八磅的大雁，確實威脅飛行中的飛機，會造成危險事故。於是，紐約對大雁來了一次大圍剿，其實是大捕殺。並且更進一步，用玉米油塗抹大雁的蛋，讓那些蛋孵不出小雁來。這樣極端的措施，總是令我憂心忡忡。

顧而且問

阿 濃

南墻集

不少社團會聘請社會知名人士擔任顧問，一些大型活動也會邀請業界前輩組成顧問團。

這些顧問會收到禮儀周周的聘書，名字有機會見報，還會被邀參加一次又一次的晚宴。

但顧問們十居其九，不會被請去顧而問之。

原來在主事者心目中，顧問是要來壯聲勢、添信心的。借他們的名字用用已經足夠，沒有需要花他們的精神和時間來了解一切、商討一切。如果顧問還眞要去履行他們的職責，主人家雖然難以拒絕，心中卻會嫌他多事。

顧問們也自知擔的是虛銜，屬於互相畀面，從不想也沒有能力提出什麼眞知灼見。

法律顧問和財務顧問是比較有機會履行職責的，但他們不一定是義務，當他們需要處理法律問題和撰寫財務報告時，是需要收費的。

別以爲擔任顧問不會有什麼後果，當一個大機構出了紕漏或醜聞時，人們就會問：「那些顧問到哪裡去了？」

因此當有人邀請我做顧問時，我會先問：「眞顧問還是假顧問？」要做便做眞的。

合法詐財

葉特生

朋友在紐約外島開了間川菜館，那島是旅遊區，大型郵輪帶來四方旅客，生意紅火。只是島上物質匱乏，賺到錢無處花。多年之後，他結束生意，前年跑到南加州洛杉磯，開了家五百座位的自助餐廳，用心經營下，無懼經濟衰退，生意照舊紅火。在大城市，賺到錢，麻煩就會如影隨形。

先是兩次被爆竊。第一次損失電腦，收銀機和裡面的數千元餘款；第二次撬走餐廳外的銅水管，因黃銅可以賣錢，害得他無水可用，要停止營業一天。從此他在餐廳內外裝上閉路電視攝錄機，以爲一勞永逸。

忽然有日接到律師信，控告他餐廳的廁所沒有專爲傷殘人士使用的鏡子和衛生設備。這眞是百密一疏。他早已斥巨資裝設傷殘人使用的電梯和廁所，就是沒想到專用的洗手盆和鏡子，只好認栽。賠上幾千元庭外和解了事。

日前律師信又來了。這次是一位老人在廁所摔跤，受了傷。他也不以爲意，反正他購了一百萬美金的意外保險，於是簽字讓保險公司的律師全權代理。未幾定案，和解費剛好一百萬。

嚇了一跳。了解之下，原來對方已有足夠的驗傷醫療文件，且自己的律師認爲若打官司，必輸無疑。他心內納悶，那老人是常客，意外當時聲稱沒有受傷，故沒即時送院檢查，第二天他還照常與家人前來用餐。怎麼忽然變得如此嚴重？

後來和一些律師朋友談起，才知道餐廳廁所摔跤受傷賠償事件，已經成爲流行的詐財手段。因爲假摔倒，會被攝錄機拍下。法律上只有廁所不准裝攝錄機，那是惟一可以做手腳的地方。有關人等，已串聯成爲集團，所以和解和理賠效率神速。那餐廳老闆已收到律師信：恭喜你！一切搞掂，案件已擺平。多謝夾盛惠！

那一百萬，雖然不是從自己銀包拿出來，但遲早轉嫁到保費上，估計明年將大漲以倍計。

生命特寫

蠢與窩囊

黃子程

男人看男人，最怕是看到窩囊的一面。

家有妻室，居然在自己的辦公室向同事示愛，最蠢不過的是，一次又一次。看來絕非探測人家愛不愛我，而是強迫人家不愛我也得接受我！

做着一份叫人尊敬的職業，正是莎士比亞筆下的一個 honourable man。但偏偏這種男人，做了最不 honourable 的事。

或者眞的感情事很難說，情迷心竅，很難有理智可言吧？因此，就示愛而言，不能說這男人窩囊，只能說這男人蠢。

我說這男人窩囊，是指他出了事，給傳媒追擊之下，爲求自保，竟把家中的妻子拉了出來示衆。爲博同情分，證明老婆支持我——這幅畫繪盡窩囊之能事。老早背叛了妻子，此刻竟厚顏到拖着老婆的手來表示恩愛，如此男人，演了一齣堪稱本土本世紀最難看的戲，看倌不論男女，肯定搖頭嘆息：如此男人，站在他身邊也是一種羞恥，還跟着他作甚？

那邊廂「示愛」，這邊廂又「示恩愛」，裡外都是愛，氾濫的愛，愛是永遠不用說對不起的，要愛就愛，愛是無罪的，愛是沒有羞恥可言的，除非我愛你而你竟不愛我，那沒法，唯有口出惡言甚且做出惡行來。

傳媒按摩

失去的符號

關 平

東風西風

趁放假花了兩天時間，讀完了《達文西密碼》作者丹・布朗的新著《失去的符號》(The Lost Symbol)。發覺無論故事中的人物，情節編排，故事橋段，兩書極其相似，後者有如前書稍作改寫。

同樣是個驚險故事，主角還是大家熟悉的哈佛符號學教授羅拔蘭頓，只不過這次不是被安排去巴黎的羅浮宮，由被殺館長的屍體去逐步開啓羅馬天主教會加上聖殿騎士團合力隱藏的「聖杯與聖血」秘密，而是應老朋友，共濟會長老彼德所羅門邀請，來到美國華盛頓的國會大樓圓頂大廳，發現彼德被切下來的手掌，作爲邀請他參加探討共濟會一個長時間保持的秘密的解謎者。

故事中相近的人物，除了館長換了長老外，羅拔的助手也由館長的孫女蘇菲換了長老的妹妹嘉芙蓮。故事的歹角也從「天主的事工」僧侶西流士，換成滿身刺青的怪人馬勒克。兩個故事都是羅拔一方面要與歹角競爭解開幾百年留傳下來的秘密，一方面要逃避巴黎警方或中央情報局的控制和追捕。

丹・布朗很懂得說故事，能抓住一些令人震異的懸疑情節，五百頁多一點的故事算得上高潮迭起、冷場不多。但我懷疑，華人讀者有多少人會對共濟會的秘密感興趣。